

January 2015

From "Nature" to "Nature-as-such": A Reflection on the Object of Ecocriticism

Qian Wang

Follow this and additional works at: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



Part of the [Chinese Studies Commons](#)

Recommended Citation

Wang, Qian. 2015. "From "Nature" to "Nature-as-such": A Reflection on the Object of Ecocriticism."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35, (1): pp.189-195. <https://tsla.researchcommons.org/journal/vol35/iss1/9>

This Research Article is brought to you for free and open access by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It has been accepted for inclusion by an authorized editor of Theoretical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Art.

从“自然”到“如自然”

——对生态批评研究对象的再反思

王 茜

摘 要: 生态批评面对的自然是“如自然”,也就是基于作品内在整体性观念而描绘出的自然世界,“如自然”是一个介于抽象的自然观念与现实世界里的实体性自然之间的概念。生态批评的任务是通过阐释作品中自然事物被描述和展现的方式来理解作品中先在的整体性自然观,同时也阐释作品中的先在自然观如何影响着自然事物被感知的经验以及对人显现的方式。“如自然”这个概念的提出可以使生态批评从以自然环境对批评对象的第一次浪潮,以及作为被文化建构之物的自然的第二次浪潮中走出,进入到存在的层面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拓展生态批评的适用领域。

关键词: 如自然; 生态批评; 现象学

作者简介: 王茜,文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代西方美学、文学理论、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电子邮箱: xixiw643@163.com

Title: From “Nature” to “Nature-as-such”: A Reflection on the Object of Ecocriticism

Abstract: What ecocriticism studies is not “nature” as material and substantial environment but “nature-as-such” that appearances in literary works. “Nature-as-such” is a conception between abstract idea and physical reality which could be understood by the way how natural things are described in literary works, and it could be used to explain how natural things are experienced in the real world. The conception of “nature-as-such” leads eco-criticism to step out of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wave in criticism which takes nature either as substantial environment or 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enables ecocriticism to explain the relation between man and nature on ontological level.

Keywords: nature-as-such; eco-criticism; phenomenology

Author: Wang Qian is an associate professor in 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Chinese Studies a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with research interests in aesthetics, literary theory and eco-criticism. Email: xixiw643@163.com

生态批评的对象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生态批评的适用范围和批评方法。如果它的对象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实体性自然世界,那么生态批评就会借助于生态科学、生态伦理学以及某些社会学理论,并且主要以符合现代科学自然观念的叙事性文本为主要批评对象。那么,那些并不具有现代自然观的、虚构性的文学作品,比如中国古代的山水诗以及某些现代诗歌该如何进入生态批评的视野呢?生态批评该如何在它的实践品格中加入更多的人文思考,使人们能更深入到

存在的层面上理解人与自然事物不可剥离的关系呢?

一、生态批评的两次浪潮与 布依尔的尴尬

在勾勒文学研究中的环境批评现状时,布依尔把生态批评大致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第一波生态批评呼吁更多地掌握科学知识,这似乎意味着:要预设一种基本的‘人类’条件,要肯定科

学方法描述自然规律的能力,并把科学看作对批评主观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的一种矫正”(21)。第一波生态批评主张批评家应尽量多地掌握生态科学的理论知识,并将其运用到对文学作品的分析中,比如格伦·拉夫的《实用性生态批评》使用达尔文进化论来理解文学作品,康拉德·洛伦兹使用动物行为学来分析喜剧。“对第一波的生态批评家来说,‘环境’实际上就意味着‘自然环境’。[……]属于第一波的生态批评家评估‘文化对于自然的影响,其用意是赞美自然,批判自然破坏者并扭转其政治行动的危害’”(布依尔24)。第二波生态批评则对环境有了新的理解,他们更倾向于追问构想环境和环境主义的有机论模式,即不再简单地把环境理解为与人类相对的自然,而是将其视为人类文化的构建物,与其简单地在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寻找分水岭,不如查看人类文化是如何在自身周围构建环境的。这样一来,“文学与环境研究必须发展一种‘社会性生态批评’,像对待自然的景观那样认真地对待城市和退化的景观”(布依尔25)。由于采取了一种更加细致地理解自然的方式,“自然”变成了一个需要在与人类活动的关联中动态变化的存在。生态批评的视野拓展了,除了第一波生态批评所面对的自然界以外,城市以及更多带有人类文明印记的景观都可以引发关注,这样就有更多的文学文本可以成为生态批评的对象。

布依尔对第二波生态批评的浪潮十分赞赏,因为这第二波浪潮大大拓展了生态批评的适用范围,从而使得生态批评能够摆脱只适用于自然写作或者狭隘的写实性自然文学这样的指责,提高了生态批评的合法性,而这也是布依尔本人一直努力的方向。“我曾经做过一件自以为有用的事:努力阐明‘环境文本’的一个亚物种,首先规定它必须把非人类环境看成主动的在场,而不仅是框架手段,也就是说,人类历史暗含在自然历史之中。而现在对我来说更具建设性的事,似乎变成了集中思考环境性、并把其看作任何文本都具有的一种属性——主张一切人类产品都承载着这种印记,而且在这些产品的(构思、物化、接受等)不同阶段皆是如此”(布依尔28-29)。这段话表明布依尔并不满足于生态批评仅仅停留在自然界的范围内,而是希望它能发展成一种适合于一切文学作品、具有普遍价值的批评模式,“一切文本

都具有环境性”的提出便是这种想法的证明。

不过,在布依尔对第二波生态批评的赞赏及其理论思考中隐藏着一种被小心翼翼地遮盖起来的尴尬:那就是如何使得一种以实用性为初衷和最高目标的批评,同时占有文学理论方面的崇高地位。与任何一种此前的批评思潮或者文化研究思潮相比,生态批评无疑具有最强的现实意义,它要求直接应对现代世界的自然生态危机,充满了“走出书斋走上街头”的精神气质;而文学和文学批评就其本性以及历史来看却恰恰与实用性和功利性保持着一定距离,这不是说文学以及文学研究活动要背对社会,而是说文学研究与社会实践活动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地,两者之间远远不能简化为用前者直接影响后者或者以为后者服务为目标这样的简单关系。布依尔之所以赞赏第二波批评潮流,正是因为它拓展了批评活动的适用范围,为更多的文学作品进入批评视野提供了理论基础,而适用范围的扩展则标志着生态批评在提升自身的理论普遍性方面又前进了一步。

这种尴尬的心态还表现在布依尔对“生态”和“环境”两个词语的谨慎选择和反复阐释中。他拒绝使用“生态”作为批评活动的前缀,就是因为“生态这个词缀中暗含的局限性,如果其涵义还保留在自然而非人为环境的层面上,甚至特指生态学领域的涵义。生态批评这个名称意味着更多生态学层面的认知能力,比起拥护者目前所拥有的更多”(布依尔14)。他担心人们会因为“生态”一词而受到生态科学的影响,将自然仅仅理解为生态科学意义上自成系统而与人类社会行为无涉的客观对象,这样就使得生态批评缩小到极其狭隘的范围之内,这是任何一个希望在文学研究领域中争取自己重要地位的研究者所不愿看到的事情。文学向来无法离开人的存在活动,因此使用“环境”作为此类批评的前缀,明示了批评对象与人类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批评活动便能在处理自然与人的关系时获得游刃有余的空间,这的确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不过除了这种提高生态批评的普遍适用性,在理论范围内提高其地位的心态之外,布依尔似乎还有另外一种未曾言明的顾虑,那就是怎样坚持生态批评的实用精神。如果脱离了这种由于我们的时代危机感和使命感而发的实用精神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注,而变成一种仅仅停留在书斋案头

的纯粹理论研究工作,那么生态批评与历史上汗牛充栋的以“自然”为主题的文学研究还有什么本质区别呢?这里令人纠结的依然是关于“自然”概念的使用,“自然”是一个内涵杂糅繁多的概念,哲学史中向来不缺乏沉思自然的传统,可是“环境”却是一个现代文明特有的概念,它意味着从一种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自然。与“自然”相比,“环境”更具有物质现实性,更符合我们对生态危机的理解,更便于展开一种社会批判层面上的文学批评活动。那么“生态”呢?其实除了生态科学所赋予“生态”的涵义之外,“生态”反而比“环境”有更多的历史和哲学内涵。在古希腊语中,“生态”的本义是指房子,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来看,它包含着比“环境”一词所能涵盖的更加深邃丰富的意义。然而,布依尔似乎并不愿意向那古老的精神源头追溯,而是更强调这一词汇的现代意义,他说“‘生态学运动’,尤其是在美国之外,有时被用作环境主义的同义词。如果这样看,把文学研究中评价环境价值的工作叫做‘生态批评’,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了。”布依尔希望人们能“在充分考虑了它的词源和隐喻性引申意义后能够谨慎地运用这个术语”,并且只愿意在“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等同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都表明他在谨慎地提防那种将生态批评无限扩大的倾向,“那些实践中的所谓生态批评家们的生态就更倾向于美学、伦理学和社会政治学而不是科学,这种倾向自运动的开端即存在,而且还不断发展”(布依尔 14)。这是希望坚持生态批评实用精神的布依尔所不愿意看到的。

从第一波生态批评到第二波生态批评,从“生态”到“环境”,生态批评在为自己的发展打开一扇门的同时也关上了一扇门。打开的那扇门是从“独立于人类社会的自然”到“由人类的社会行为建构的环境”的,而关上的那扇门则是由“作为人类社会实践活动对象的自然”到“作为观念存在于人类心灵中的自然”的。“环境批评”这个概念一方面将批评对象从自然界拓展到人类社会,拓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另一方面又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主要限定在人对物质自然的改造影响活动中,主要关注的是人与自然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关系。于是,生态批评就变成了一种社会批评,而把美学、形而上学、文化观念等领域的批评途径都排除在外了。所以说,第二波生态批评虽然比第

一波生态批评的范围有所拓展,但是它们对自然的理解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从物质实体的层面来理解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把作品里的自然当成相对于人类社会生活而存在的客观事物,只是第二波生态批评中自然是处于与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的动态关联中的客观实在,而第一波生态批评中自然仅仅是处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实在。这两波生态批评以及布依尔对于“环境批评”的提法,都意味着批评者还主要是从人与自然的二元论关系层面上来看待自然。这当然有助于坚持批评的实用性,可是它能否有助于进一步提升生态批评在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呢,能否有助于将其发展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文学批评模式而应用于一切文本呢?

二、现象学文本观与“如自然”

生态批评在文学批评中追求自身合法性时会遇到一块无法避开的路障,即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无论是第一波还是第二波生态批评浪潮对这个问题的理解都是一致的,即都将文学视为对现实的再现或者反映,区别仅在于前者认为自然是非人类世界,后者则认为在自然与人类社会之间没有一个清晰的边界,因此要重视两者的互动关系。但是,在文学里仍然有一块十分重要的领地是这两波生态批评都无法涵盖的,那就是文学作品中并非作为对现实直接再现或者反映的自然,中国古代的山水诗即是这类文学作品的典型代表。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杜甫的《山居即事》、李白的《望天门山》,无论是用第一波或者第二波的生态批评理论来阐释这些诗歌似乎都不妥当,因为此类作品并不符合艺术反映现实这个基本的理论预设。山水诗里面的确有自然事物,但是它们在诗人的心目中并不归属于那个与人类社会相对的,作为生物学意义或者物理学意义上的自然整体,而是归属于诗人自己对世界、对生命的体验。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远非现实主义文学理论预设的那么简单,创作者的表达意向以及文学语言使用的特殊方式都阻隔了作品与现实世界的直接同一关系,所以生态批评要在文学研究中争得自身充分的合法性,就必须对文学里的“自然”问题有更加深入的思考,并在第一以及第二波生态批评之外寻找更充分的理论支持。英伽登的现

象学文本观为继续思考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些具有启发性的思路。

英伽登的思考路径是暂且悬置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从现象学“面向事物本身”的精神出发,直接就文学作品本身来进行研究。他将文学作品视为一种在读者与作品的意向性关系之间存在的对象,所以作为文学研究对象的是在具体阅读过程中展开的文学作品,或者说是文学作品在阅读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世界,至于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是何关系却不是文学研究的重点。这样一来,文学作品的现实本源问题就被消解掉了。为了不让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牵绊人们的视线,英伽登用句法来代替文学作品,用句法所“模拟陈述的对象”取代前代文论预设的“现实”,文学与现实的关系问题便转换成了“句法”与“句法所模拟陈述的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英伽登从句法的角度区分了两种陈述句:关涉事实的陈述句(即判断句)和纯粹陈述句(文学中的拟判断句)。判断句以科学著作中的陈述句为代表,它们指涉事实;拟判断句以文学著作中的陈述句为代表,它们不指涉事实而以陈述本身为目的。“科学著作中的陈述句都是一些在逻辑意义上的真正的判断,它对什么的确认完全是认真的,它有权确认自己的正确性,而它自己也不是正确就是错误的。但文学作品中的陈述是纯粹的陈述语句,一方面,不能把这当成是一个很认真地提出来的论断,也不能把它看成是一个判断”(英伽登180)。简单地说,判断句的表述指向现实空间,拟判断句的表述指向想象空间。

拟判断句是一个中介性的概念,它看似像判断句一样也指涉了现实,但实质上并不要求人们对其完成真实性的认知。拟判断句具有几个特点:1.它是隶属于作品文本的一个陈述句;2.它指涉语词本身,而不指涉对象;3.它在陈述过程中也涉及到对象,但这一对象不是实体性的,而是意向性的。比如说,王维的《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诗中的芙蓉花是一种植物,但是诗人的目的并非让读者通过读诗来认知芙蓉花,而是力求展现在心灵澄净的静观状态中人能够体会到万物自在的本性,这是一首通过静观万物而悟道的禅诗。诗人选择了芙蓉花开花落的自然现象并将其放置在“涧户寂无人”的背景中,经过这个艺术加工过程,芙蓉

花就从现实空间进入到心灵营建的想象空间中,从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变成了诗歌这个拟判断句营造的世界中的意向性存在。拟判断句构成的文本世界并不以符合现实世界为目的,而是自有其内在逻辑。只有结合将这些拟判断句统率为一个整体的作品内在观念才能对文本具体描绘的事物做出恰当的理解。比如《辛夷坞》这首诗歌的内在整体理念就是诗人自在静观的心灵对世界的体验,芙蓉花的开落则意味着由生而死的自然生命过程,当心灵处于不受外物干扰的自在宁静状态时,便可以对生命盛衰的自然规律有一种本真性的领悟。自然事物在这首诗中作为蕴含着自然之道的生命存在与诗人的存在体验相遇,是芙蓉花盛开又凋谢这一自然现象而不是花的颜色、形态等被有选择性地描绘进诗歌之中,因为它既表明了生命的时间性维度,又在诗歌静谧的整体氛围中显现出普遍而永恒的形而上特征,正意味着心灵对存在的本质直观,自然事物的哪些方面以何种方式被呈现是在作品内在整体观念支配下进行的有意识选择。

由拟判断句构成的文学作品也展现了关于自然的图景,但是如上文举例分析,文学作品里的自然与物质实体性的自然界不能直接等同。双方的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能够自成整体,具体的自然事物由此整体而获得自身展现的方式,但是这个作为整体的自然的内在本质在这两者之间却并不一致。借助康德的理论可以更清楚地阐释这一点。康德将作为人类认知对象的世界区分为物自体 and 表象世界两个部分,事物究竟是什么,人无法知道,人能够认知的只是人类的认知能力允许我们知道的那一部分,即事物的表象,而在认知能力之外隐匿的东西叫做物自体,能够被认知的事物则是物自体基于人类主体认识能力的呈现。这意味着认知的有限性,任何一种文化知识从最根本上说都限制在人的时空观念与悟性范畴这些最基本的认知能力所可能达到的范围之内。客观与主观的观念在此也被颠倒了,通常被认作是客观世界的那个物质世界其实是主观的,因为它作为知识系统的一个认知成果其实是物自体在人的主体认知能力平台上所呈现的表象世界,也可以说是带有主观性的;而纯粹客观则是由反思所触及和建构的那个不可知领域,它虽然是一个经由反思而被设想的先在整体,但也是人基于时空观念和

悟性范畴的求知活动所能展开的必不可缺的起点,它的绝对客观性并非常识意义上的物质实体性。根据康德的理论,自然就可以从两个层面上被理解:一个是类似物自体的先验的自然整体,这是理性知识无法穷尽的一部分,但是它为种种自然观念和自然知识提供阐释的平台;一个是在人的时空观念和悟性范畴等理性能力的基础上作为文化知识成果而被认知的自然,它们是自然事物按照一定的文化解释方式所进行的集合,其中也包括现代科学自然观所理解的物质实体性自然(康德 207-09)。这样,人们对于自然的通常见解就被扭转过来:原来被视为整体的自然,并不是由一个个具体自然事物的属性集合并总结归纳出来的,相反,它其实是那个纯粹客观的先验自然在人们的时空观念和悟性范畴所造就的文化世界中的一种显现方式。相对于纯粹客观的先验自然来说,它总是有限的,但是在它所能解释的自然事物和自然现象所归属的那个世界之中,它作为一种用于解释的理论话语又是完满的。任何一种用于解释自然事物的理论话语都同时具有这种有限性和完满性,生态批评家们则应当对此保持足够的意识和辨析能力。

当人们在使用、谈论或者想象着一个具体的自然事物时,必然是有某种先在的整体性观念潜在地发挥作用,而这种先在的整体性观念究竟是什么,则需要根据这些被使用、谈论或者想象的自然事物所处的具体情境来理解。在一部文学作品中,这种先在性的整体观念可能是作者的自然观,也可能是作者试图传递的某种人生情怀、审美经验或者价值判断,总之,它是使得作品中的一切关于事件或者事物的细节描写能够结合成一个整体的东西。不但英伽登所说的由拟判断句构成的文学想象世界受到这种先在性整体观念的支配,由判断句所指涉的现实世界也同样受到先在性整体性观念的支配,表现为某种文化所特有的世界观以及思维方式。如果支配前者与后者的整体性观念相同,便会出现文学摹仿现实,追求与现实世界的相似性的情况,反之则会有差异,这在文学上可以表现为现代主义对现实主义的挑战或者刻意悖离。总之,作品的想象世界与现实世界不是摹仿与被模仿、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就现实世界与文学的想象世界都以先验整体性观念为基础这一点来看,两者其实处于平等的地位。

文学作品展现的是一个由拟判断句构成的完整世界,它和现实世界有相似的面貌却并不使用同样的逻辑,不妨称之为“如自然”,即好像自然那样。生态批评就是要通过细致地分析作品中自然事物的具体展现方式来恰当地理解作品中的先在整体观念,并通过阐释这个先在的整体观念来加深读者对作品中所描绘的自然事物的理解,如何谨慎而有效地进入这种解释学的循环是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首先要完成的工作。这样的生态批评并非要断绝与现实的联系,漠视自然事物的现实性存在,而是借助阐释并反思作品的先在整体性观念来丰富读者对人与自然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解,使读者明白人与自然事物的关系并非只有功利性的消耗使用这一种,双方还可能存在着情感体验、身体经验、自我理解等存在论层面的诸多关联。自然可以不单是人们的使用资源,同时也可能是人的朋友、伴侣或者投射自我的一面镜子,意识层面的改变将会对人对自然的实践态度产生影响。

三、“如自然”与生态批评发展的新方向

把生态批评的对象称为“如自然”是为了凸显生态批评的非实指性维度。“如”借用了佛家用语“自然真如”消解自然实体性的内涵。不过与佛家的自然真如不同,“如自然”虽然不是指作为物质现实的自然,但依然具有指向文本世界之外的实在依托,它介于实体性的自然事物与纯粹精神性的自然理念之间,通过表象为类似实体的自然对象来显现自身的精神特质。

“如自然”是一个介于自然观念与现实中的自然世界两者之间的概念,前者是哲学家们经常沉思的具有形而上意义的自然,后者是生态保护行动面对的大自然,“如自然”则是这两者之间的桥梁或者中介。首先,它意味着在作品中出现的具体自然事物不能以现实世界中人们对待自然的实用性态度或者认知性态度被理解,而是从作品中先行存在的整体性观念中分享到自身的意义与存在方式。比如《辛夷坞》中的自然整体要从禅宗的自在、自性这个形而上学意义上去理解。其次,它并不和现实世界中的自然完全隔绝,而是现实世界中的自然事物基于作品理念的独特显现方

式。作品中的“如自然”虽然给读者一种与现实中的自然事物相吻合的自然而然的真实感觉,但其实经过了基于作品整体理念的特殊描绘,比如:哪些自然物被作品选取而哪些又被忽视,被选取的自然物哪些细节被格外突出地加以描绘,描绘的艺术手法及其展现的美学特质又是怎样的,作品的整体理念正是借助这些细节得以展现。一部作品的先在的整体理念并非抽象的,只有借助于作品的精确描绘它才能得以呈现并被读者所理解。对于批评者来说,引导读者欣赏作品对自然事物看似平常自然的描绘中隐含的独特匠心,通过对作品描绘自然事物的艺术手法以及艺术效果的批评和分析展示其所蕴含的先在性自然观念,正是批评家的职责所在。

与处于真实物理时空中的自然世界不同,“如自然”是一个处于审美想象空间中的自然世界,但是一旦读者能够在审美经验层面上感知到这个完整的“如自然”世界,他再面对实在的大自然时就会带上一幅不同的眼光。“如自然”作为自然事物在想象空间中的绽放,对现实世界能够发生实在的影响。比如,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所理解的自然是宁静自在优美的,谈到自然,人们多半首先想到的是江南风格的名山秀水;而在美国现代文化熏陶中成长起来的读者,其心目中更可能想到充满原始荒蛮精神的“荒野”所代表的自然。在环保运动的具体实践中,美国很早就环境保护法中对“荒野”做出了清楚的概念界定并制订了相关法律,而此类工作在中国却相对落后。这当然并非因为中国没有荒野或者美国没有秀丽的自然风光,而是因为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传统使人们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去观看现实中的自然。并且这种观看又常常是不自觉和无意识的,观看者并不会意识到这是基于特定文化传统的自然观念在发挥作用,而是将其所看的自然世界视为真实。所以不妨这样说,对于任何一个作为文化个体的人来说,文学作品中的如自然与现实世界中的自然之间的边界其实是混淆的,相比之下,现代科学自然观所理解的作为物质集合体的自然反而更像是一种抽象的理论或者观念。因为任何一个人都必然处在一定的文化传统之中,这种文化传统使人们面对自然事物时内心中已经先在地拥有了关于自然的种种理解与想象。比如由民间信仰传统而培育起的对自然的敬畏心

与神圣感,由文学传统培育起来的对自然的审美经验和超越性体悟,由现代文明理念培养起来的对自然的征服欲与功利心等等。所以,与其说人们生存在一个客观物质性的自然世界中,不如说生活在一个本质上作为如自然的自然世界中。

生态批评既不承担宣传生态科学理论和生态哲学观念的生态启蒙者的角色,也不是要对文学创作者的自然哲学观念进行抽象的述说。以“如自然”为研究对象的批评活动,是通过分析自然事物在作品中被描绘的艺术手法及其传达的审美经验,来呈现先在的自然观念如何影响着人对自然事物的感知方式和感知经验,或者说,研究人对自然事物的感知经验与自然观念之间的关联。文学作品是人的生存经验的感性呈现,生态批评就是要在一个具有感性直接性的存在层面上,而不是任何抽象的观念或者理论层面上来研究人和自然事物的关系。生态批评不是任何抽象的自然科学或者哲学观念的演绎者,而是对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习焉不察的自然感知经验及其中蕴含的自然理念的探寻、阐释和剖析者。所以,生态批评终究要立足于对于文学作品的文本细读。这种细读不仅仅从作品的思想观念和叙事内容的层面上展开,还必须对作品的艺术风格、作品描绘自然事物的艺术手法有全面的理解和敏锐的感知。

“如自然”是一个防御性概念,它的价值就在于终止文学一定要直接干预现实的想法,在批评之初就放弃将作品与保护自然的实践活动直接建立联系的焦虑。生态批评的价值不在于为任何一种保护自然的实践行动提供指导观念和策略,而是通过恰当分析作品中的“如自然”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人和自然事物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生态批评并非隔断与现实的关系,它抛弃的是人和自然世界二元分离的观点,认同的是自然事物总是在一定的人类文化观念中被认知、被经验,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自然科学理论及其勾勒出的作为绝对客观物质存在的自然世界并非是关于自然事物的绝对真理。文学作品以其独特的方式生动直观地呈现了人对自然事物的感知经验,生态批评对这些感知经验的分析则使读者意识到在存在的层面上,人对自然其实有着超越自然科学之外的多元理解方式,从而挑战了以物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来理解自然事物的单一模式。对任何一部文学作品中的“如自然”进行分析得到的都不是

关于自然的唯一真理,“自然”从来都不是一个由自然事物集合而成的边界清晰的统一体,它总是在与人的文化互动中一次次以不尽相同的面目现身,生态批评回答的是“我们自己如何理解并感知自然”的问题,对“如自然”的分析会使人们意识到文化所能提供给人的感知经验自然的多元方式,从而使人从对待自然事物功利性、实体化的狭隘思维方式中解脱出来。

以“如自然”为对象的生态批评也许能够使研究者在第一波和第二波生态批评之外看到另外一种更加宽广的可能性。它与前两波生态批评的本质区别就在于跳出了现代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自然观念,将文本对自然事物的描绘与现实世界中作为物质性客观存在的自然事物区别对待,从而发掘了一个在被功利性的实用主义态度所主宰的日常生活经验之外人们对自然事物的经验领域,拓展了对人与自然事物之间关系的理解。这样的生态批评不仅适用于直接以环境批评为主题的文学作品,还可以应用到虚构性的、传统的、非叙事性的等种类题材更加丰富、创作年代更加久远的文学文本中,拓展生态批评的适用性。这样的生态批评也并没有因此而隔绝了与现实的关系,反而更有效地提高了文学在生态文化运动中的价值和地位,因为它将批评的触角深入到了生

态科学和生态哲学所无法触及的人的存在经验、感知经验的领域,批评者可以通过理解、比较和反思多种感知经验自然事物的方式及其所呈现的自然观念推动人们不断反省人与自然事物的方式,由意识层面的改变进而影响人们对待自然的实践态度。这样,布依尔教授所忧虑的问题——如何使生态批评既有效地介入现实,又能够保证其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合法地位——也就有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答案。

引用作品 [Works Cited]

劳伦斯·布依尔《环境批评的未来》,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Buell, Lawrence.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 Environmental Crisis and Literary Imagination*. Trans. Liu Be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

英伽登《论文学作品》,张振辉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年。

[Ingarden, Roman. *On Literary Works*. Trans. Zhang Zhenhui. Kaifeng: He'nan University Press, 2008.]

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Deng Xiaomang.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责任编辑:王 峰)

